

铺满鲜花的 陷阱

● 谢少鹏 著

● 山东文艺出版社

● 逝水无痕
●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 古铜的诱惑
● 死者并不沉默
● 齐鲁扫黄记



铺满鲜花的陷阱

谢少鹏

山东文艺出版社

鲁新登字 3 号

铺满鲜花的陷阱

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615710

济南育英中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 38印张 230千字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329—0952—2

I·863 定价6.0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集。作者以流利的笔触，记叙了近几年发生在社会上的一些大案要案，并热情歌颂了公安司法战线上的同志，在侦破这些案件中所表现的机智与勇敢，他们日夜奋战——侦察、推理、追捕、审讯、判决，与一切狡猾毒辣的罪犯，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作品故事情节惊险曲折，跌宕起伏，惊心动魄；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各具特色。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有爱情与法的矛盾纠葛，有两亲家的翻脸无情，有父女、父子的最终决裂，更有形形色色的罪犯怎样被一一擒获归案……

作者在记实的基础上，巧妙的吸收、运用艺术手法，深刻地反映出多彩的社会生活，使作品融可读性、知识性、指导性于一体，读来倍觉神秘、惊险、新颖、亲切。

目 录

蜜月疑案·····	(1)
从囚徒到律师·····	(44)
一个灵魂的毁灭·····	(52)
古镇的秘密·····	(57)
一次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82)
枯萎的野花·····	(90)
死者并不沉默·····	(94)
一个法官的传奇·····	(103)
妻子回了娘家·····	(112)
新坟·····	(118)
铺满鲜花的陷阱·····	(121)
在2 3 3 4 亿元背后·····	(142)
植物人之死·····	(149)
枪声可以作证·····	(173)

一个贪污团伙的覆灭·····	(178)
坐“福特”轿车的能人·····	(181)
“四·一一”大车祸·····	(189)
“600万英镑”·····	(196)
堤坝上的洞穴·····	(203)
莫里姆斯尼外轮拍卖记·····	(206)
“人民感谢你们!”·····	(212)
保险柜为何被盗?·····	(218)
月缺月圆·····	(221)
金钱收买了他们的人格和党性·····	(223)
打碎黄金梦的特种部队·····	(227)
壮烈人生·····	(231)
苍山蒜苔事件始末记·····	(239)
倒卖扫雷艇的罪犯·····	(245)
黄河的子孙·····	(247)
第一位的忠诚·····	(253)
一个荒唐的故事·····	(261)
齐鲁扫黄风云录·····	(266)

蜜 月 疑 案

“噼啪，噼啪……”

夜幕尚未降下，哪位急性人就抢先点燃了第一串鞭炮——这是当地的风俗，人们把农历腊月二十三看作小年，其热闹程度，并不亚于过大年三十。

南安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洪涛，也兴致十足地站在凉台上，和儿子小舟将一串串花花绿绿的鞭炮炸成落花似的纸片，飘飘扬洒在鞭炮下。

骤然，门“砰”的一声被人撞开。

来人叫杨波，是南安重型机器厂新提升的保卫科长。由于他对英国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大侦探波洛推崇备至，所以人们都叫他“小波洛”。他急急地向洪涛说“出事了！凤凰楼出事了！田厂长新过门的儿媳方雪娇自杀了……”

洪涛浑身一震，尽管职业性的警惕使他早有这种情况的预感，但绝没有想到事情会来的这样突然。

在重型机器厂做组织工作的妻子沈亚芳默默地走过来，将大衣披到他肩上。二十年的恩爱夫妻，象这类事已不需要语言，只有心心相印的默契。

十分钟后，洪涛和杨波赶到了凤凰楼。这所谓的凤凰楼，其实是重机厂三十六号宿舍楼。此楼后倚山岗，前傍溪水，风景优美。因此处占地名叫风荒岭，又加之这座楼的主人们大都是厂里要人的公子、小姐，所以厂里有位才子借用风荒岭的谐音，不无讥讽地给楼起了个雅号：“凤凰楼”。

此时，凤凰楼前已围了不少人。洪涛拨开人群闯发出嚎哭的房间奔去。

他前脚刚刚迈进屋里，厂长田成章的妻子曲敏就满面泪痕、呼天抢地地向他扑来。

“洪队长，您可来了。您看看哟，我这辈子是作了什么孽哟。刚娶家个好媳妇，却寻了死……嗷嗷……老的到这不回来，小的又不知跑哪里去了，叫我该怎么好噢……我的心肝儿宝贝儿雪娇啊……雪娇，啥事你不能对我说，却去走这条路哟……”

洪涛扶起她，和杨波一起边劝慰边将她搀到旁边。“老曲，镇静些。还是让我们先看看方雪娇的情况吧。”洪涛轻轻走到床前，揭开了那床掩盖着方雪娇尸体的杏黄色缎面鸭绒被。

方雪娇雪白粉嫩的脸蛋深陷在柔软的鸭绒枕里，极标致的五官，长长的眼睫毛楚楚动人。表情安然。象在熟睡。这个弱女子！洪涛心头滑过一丝怜恤之情。床头柜上醒目地摆放着一个空药瓶，瓶上的标签赫然印着：冬眠灵。

不知啥时候曲敏又来到洪涛跟前，在他的耳边继续地叙说着：“听着人家都放鞭炮了，老田又不在家，我就过来催雪娇她小两口到我那边过小年。可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开，我以为是

她俩光顾看电视没听见，就用雪娇给我的那把钥匙把门打开了。可进来一看，我那儿子继史不在，雪娇却躺在床上。当时我还挺生气，咋睡觉睡得这样早。于是就过去推她，想叫醒她，可谁知她……她……”

“今天你见过继史没有？”洪涛打断曲敏的叙述，突然问道。

“没，没见着。这小冤家从和雪娇结婚没几天，俩人就常闹别扭。一闹别扭就向我那里跑，晚上还想住我那里。让我骂了他几次，从那以后，继史再没有向我那里跑。”

“他们为什么闹别扭？”洪涛盯住追问。

“这……这小俩口的事，当老人的咋好问。再说结婚前他俩蛮好的，闹别扭也为不了什么大事，还不是些鸡毛蒜皮的……”

“鸡毛蒜皮？”洪涛目光炯炯地看着曲敏。使曲敏不由自主的打了个寒颤。

洪涛合上笔记本，转身向杨波道：“我留在这里，你马上向市公安局报告。就说我请求现场勘察。”

杨波匆匆地走了，洪涛走到院中默默地思索着……

方雪娇与田继史的婚姻，洪涛早有所闻。这是一种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极不协调的结合：一方是幼年丧父，家庭贫困的弱女子，一方是生来富贵荣华，几千人大大厂厂长的贵公子。一方是柔顺懦弱、姿色出众，人称“南安一娇”的俊姑娘，一方是骄横顽劣、相貌丑陋人称“南安一坏”的蠢小子。这样的结合，除了不难猜出的原因之外，又会有什么“爱情”的基础可言呢？厂里的职工早就断言，这件婚姻将是多灾多难。然而，灾难来的如此之快却是人们始所未料的。从方雪娇元旦过门算起，一共才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太残酷了！而造成这一“残酷”的真实原

因到底是什么？却是很难一下做出结论来的。从迹象看，是自杀，但他杀的可能也不能排除。特别是田继史这坏小子一直未有露面，曲敏的神情亦显异常……看来，这件事情并不那样简单哟……

“呜、呜……”突然，曲敏又哭起来。这声嘶力竭的哭声，将人们欢快的节日气氛整个儿搅没了。

一阵阵警笛声越响越近，市公安局派出现场勘察的人员赶到了。

由于现场保护得好，没费多少周折，勘察结论就作出来了：方雪娇确系自杀身亡。死亡原因——服用大量安眠药（冬眠灵）所致；死亡时间——大约在头一天的午夜时分；法医妇科检查——自杀前两小时曾有性生活，精液量异常，疑非一人所为……

这实属难料的结论，一时让洪涛颇感疑惑，在自己十几年的刑侦工作中，尚未遇到过类似的案例。

是的，案情看来似乎很清楚。方雪娇自己想不开，选择自杀的方法告别了世界。然而，仔细推敲推敲，却又有许多让人们不解之处：一、方雪娇婚前就了解田继史的为人，并人所共知的半公开同居。田继史的德行在婚后也并没有什么明显变化，方雪娇不可能因田继史其人而轻生。二、因方雪娇柔弱的性格所致，用“招野汉子”的办法很复田继史的可能性甚小。所以死前同多人发生性关系似非本人情愿，可既非本人情愿，又为何无一点抗拒、挣扎的痕迹？三、房门无破坏迹象，证明方雪娇是自愿开门迎客，从而也说明是方雪娇的熟人。既然如此，又为何随后发生那样一种无异于禽兽的淫行？既然方雪娇对这种淫行听之任之，那又为何要自杀身亡？四、田继史是个酒色之徒，新婚蜜月他怎么会让娇美之妻守空房而自己逾夜不

归？又怎会听任别人对妻子染指？五、从方雪娇死亡算起，到现在已过了整整一天，田继史却一直无踪无影，这又是为何……

想着，想着，越来越多的疑点竞相浮到洪涛的脑海。他让现场勘察的同志回局汇报，请求局领导批准将这一奇特的自杀案立案侦察；自己先由杨波配合，立即开始此案的侦察活动。第一步行动计划就是先查清田继史的行踪。

出门时，杨波将刚刚在楼下围观的群众那里了解到的一些重要情况讲给洪涛听。

“田厂长已连夜从外地赶回来了。刚到家就大骂田继史败坏家风，惹事生非。曲敏告诉他已好几天没见田继史了。他说死了更好，家里去了祸害。表现的无一点惜子之情。据田继史的同事讲，田继史从结婚后就没去上一天班。可田继史的邻居们却反映，这一个多月很少见田继史在家门口露过面。他们猜测，不是田继史不在家，就是整天憋屋里不出来。邻居们还讲，近来常见有个穿米色风衣的女人进出田继史家。这女人高个子，因一般是晚上来，模样看不清。有人还看见过这女人在天亮时从田继史家走出。另外，邻居们最近还听到过几次吵架声、方雪娇的哭声……？”

“好”！洪涛兴奋地一拍杨波的肩膀，“真不愧是小波洛，这么短时间就摸到了如此多的情况。下一步我们首先要找到田继史……”

二

一连几天，洪涛和杨波四处奔波，田继史可能出现的地方都找过了，但却踪迹全无，真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事情复杂起来。一个服毒身亡，一个去向不明，而这两者又有着必然的联系，找不到田继史，解不开这关键的一环，这案该如何去破？杨波不由发起愁来，信口对洪涛说：“洪队长，我看可能是田继史逼死方雪娇后畏罪潜逃，还不知钻了哪个鬼窝，趁早向各地发通缉令抓他算了。”

“怎么，泄气了？我们想问题要有依据，不能光靠‘可能’这类的臆想去判断。”洪涛边说边打开窗户，让室内的空气流通流通，“你回忆一下，咱们见方雪娇母亲时的情景，那可可怜的老人是不是似乎对我们隐瞒了什么？”

洪涛这一提醒，启动了杨波思虑的闸门，同方母见面的情景一下涌现到他的面前——

那是一位让人一见生怜的老人——脸孔苍白，病容满面；中年丧夫、老年失女的沉重打击，使她衰弱的几乎难以支撑自己干瘦的身躯。一双昏花的双眼，挂满了混浊的泪珠。洪涛和颜悦色地问了她几个简单的问题，而她除了呜咽，竟没有一句回答。直至洪涛说了一句“看来你是不愿意为你女儿报仇了。”她忽然失声道：“谁说的？俺雪娇不能白死！”可等洪涛又问她方雪娇临死前的一些情况，说过什么话，留下什么东西时，她又禁口不语了……

杨波想到这里，不由将钦佩的目光转向洪涛：“洪队长，这里边是有点道道。”

“有道道的还不仅这些，你再想想咱们同田厂长的那次接触——正常吗？”

杨波马上想起田厂长的话：“这雪娇也太不给我留面子了，撑破天也就是小两口吵几句嘴，闹成这样值得吗？……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雪娇她家里也够困难的，我让曲敏给她送一千元去，再让雪娇那待业的弟弟到厂里上班，

就算顶他姐姐。这样我也算仁至义尽了。”

“哼！看来他是在掩饰什么。”

“对，咱们必须再访方母。”

对他们第二次在家中出现，方母显现了难以掩饰的慌乱。这次方雪娇的弟弟方雪松也在家。这个已在家待业两年的十八岁小伙子，两个大眼睛里显现着期待和希望的光芒。

“招工通知给你了吗？”洪涛亲切的问，自己拖过一张板凳坐下。

“下午就拿到了。”

“好好干。”洪涛嘱咐着。而心中却在想，为何这么快，是关心还是别有用心？他移过身子向坐在炕沿边的杨波会意地一瞥。

方母还是那样颤抖着，警惕的目光紧紧盯着二位不速之客。

“老姐姐，你肚子里有话只管倒出来，这里没外人。”洪涛用啦家常的语气问道。

“没啥说的，领导照顾这么好。”

“雪松工作了，也可以帮你一把。”洪涛尽量不直接提到她大儿的事。

“是啊。”

“过年的东西买了吗？”

“唉，哪还有心过年。曲大姐还想着俺，又送来几条鱼……”方母突然打住话，身子哆嗦了一下，把眼光掉向别处。

事情愈来愈清楚了——方母有话不说，是对他们信不过。

洪涛不动声色，很随便地站起来，给屋内那欲灭的小火炉添了一铲煤：“这屋子不暖和呀。开了春新房就盖好了，听说正安暖气。你们也该分一套了，到那时就好啦。小方，你说

吗？”洪涛故意对着方雪松讲。

杨波顺势跳下炕，亲热地拉着方雪松的手说“小方，有空你到我家里玩玩，新搬的楼房，真好，有暖气，不用生炉子。”

方雪松觉得眼前这位大哥哥很随和、爽快。突然，他好象想起什么来，在一个老式半橱里掏了一阵子，拿出半盒香烟，往杨波手里塞：“抽吧。”

“好，抽。”杨波平时不抽烟，这时为了接近方雪松，他随和地将烟点燃，从嘴里吐出一口烟，说：“你喜欢看书吧，我有好多书。”

“我喜欢画画，自己胡乱划拉着玩的。”方雪松毕竟还年轻，显得幼稚、天真。

“让我瞧瞧你的画好吗？”

“画得不好。”方雪松有点腼腆地说，从自己的小房里搬出一个木箱来。箱子里装着一摞画、笔和水彩。

杨波一张张翻看着，大多是静物素描，也有人头。尽管有些画的比例还欠缺些，但，可以看出画得认真仔细。箱底有一张8 K大小的水彩风景画，杨波觉得好象在哪里见过。对了，方雪娇卧室的墙上就挂着这样一幅风景画，画的是凤凰楼一角，背景是风荒岭。只是因为配了镜框，看起来就象样多了。

“哦，这幅画我好象在哪里见过。”杨波不放过每一个机会，想引出些话来。

“我同样画了两张，那张送给我搬姐了。”方雪松的眼睛有些湿润。

当杨波拿起风景画时，箱底露出一本精致的缎子面影集。他随手拿出来。这是方雪娇婚后第一次回娘家时送给弟弟的。洪涛颇感兴趣地把头凑过来，杨波一页页翻着，一张小六吋彩

照吸引了洪涛。照片上有田继史夫妇，还有四个不认识的男女青年。洪涛暗中碰了碰杨波，杨波会意地合上影集，笑着对方雪松说：“小方，这影集借我看看行吗？”

方雪松迟疑了一下，答应了——他没有听见坐在炕上的方母有意识的咳嗽声。

杨波又和方雪松扯了些别的，就和洪涛向方家母子告辞了。他们顶着刺骨的严寒直奔他们设在厂内的临时办公室。

进门打开电灯，在强烈的灯光下展开影集。杨波递过一个二十倍的放大镜。两双锐利的眼睛死死盯着那张六吋彩色照片……

三

高倍数放大镜下：在一丛金莲花后，六个穿着讲究入时的红男绿女，潇洒自如地拥着花丛围成半圆形。居中是一位戴太空式茶镜的高个女子，齐耳的卷发，神态骄横高傲。右侧是田继史，左边是身着西装、敞怀露出腥红色光夫衫的男青年，一副目空一切、玩世不恭的派头，乌黑的长发弯弯曲曲爬到脖后根，个头与中间骄女子不分上下。再两侧是方雪娇和另外一男一女，打扮奇特，风流倜傥。

洪涛认为这张照片很有价值，田继史邻居们发现的那个穿米色风衣的高个子女子是否就在里边？洪涛叫杨波马上把照片送到市公安局进行反拍复制，为迅速查清这些人的身份、与方雪娇的关系提供重要线索和依据。

此时，节日的气氛一天比一天浓。

几天的奔波收获不小，照片上的男女已基本对号入座：那个戴茶镜的女子是离休外贸局长的女儿，名叫金姍，现在身

份是万宝联合贸易公司经理；穿光夫衫的是市商业局业务员，叫华震，长住省城联络员。

洪涛回到家，妻子亚芳早在卫生间点着了取暖器，暖融融的。浓郁鱼香从厨房门缝里钻进来，还有呛鼻的辣味。洪涛知道妻子在做他特别爱吃的辣味鳗鱼。

“爸爸，田继史找到了吗？”小舟想从父亲嘴里听到些新闻。他和田继史是中学的同学。平时对田的德性一贯不满。尤其是田搬进凤凰楼，还讨了个漂亮的老婆，更让他气恨。他为了要房子，整整等了一年多，到现在还和对象挂着，不能结婚。

“没有。”洪涛随口回答。

“事情不是了结了吗，你还跑什么？”亚芳往桌上端着菜。

“谁说的？”

“院里的人都这么讲。”亚芳不满意地说。

“不一定！田继史这小子为什么要跑，或许是……”小舟站起来了。

“又是谁说的？”洪涛向儿子瞪了一眼。

“你比谁都清楚。”儿子低下头，嘟囔着。亚芳不安的抓起酒瓶，给洪涛满了一杯。小心地说：“老洪，过了年快给儿子跑跑房子去，早解决早安心嘛！”洪涛皱了一下眉头。忽然，当、当、当……从电视机里传出宏亮的钟声。新的一年开始了。为了不扫全家人的兴致，他也就不想说什么了。可是他没想到第一个来拜年的竟是重机厂厂长田成章。

一阵热烈的过年话说了之后，田成章颇为自然地在沙发上坐下来，清了清嗓子说：“老洪啊，我身体不太好，工作又太忙。啊，也没经常同您聊聊。总之，关心不够，啊！”田成章

过去说话总是那样忙忙碌碌的，今天讲话却不知哪来这么多的“啊”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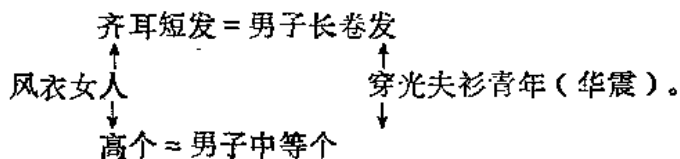
“方雪娇的事情，你们处理的比较及时嘛，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啊，当然我们也做了些工作，工会给了救济，她弟弟已招工上班。关于继史嘛，回来要狠狠地批评，我建议给他处分。这混小子，我饶不了他。”田成章态度极严肃。洪涛只是闷不作声地听他讲。田成章掐灭烟头站起来，在客厅里转了一圈。忽然又笑咪咪地对坐在一边的洪小舟说：“小舟，什么时候吃你的喜糖呀？噢，对了，过年后就开始分房子。到时候说一声。我太忙了，记不住。啊。”说完退到门口，“唉，老洪，就这样吧，算我给你拜个早年，打了招呼，明人不讲暗语，凡事请您多费心担待。”

洪涛想说什么，但又终于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看着田成章匆匆离去。

田成龙刚出门不大一会儿，杨波匆匆闯了进来。

“洪队长，‘米色风衣女人’有眉目了。”不等洪涛回话，杨波就迫不及待地掏出记事本，掀到中间一页：“洪队长，你看。”

洪队长看到一幅分析推理示意图：



杨波解释说：“我在街上观察过，现在有些青年穿上风衣，把领子向上一翻，有时看上去男女不分。我又问过田继史的邻居，他们只是从侧面见到过那个穿米色风衣的女人。他们也拿不太准。再说，田继史如有外遇，一般女方是不可能大胆地到男方家的。”